經義考

口 12
964
38

964
38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樂

樂經

隋志四卷

佚

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

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大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

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應劭曰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七

沈約曰秦代滅樂樂經殘亡
劉勰曰秦燔樂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
與瞽師務調其器君子安正其文
王昭禹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
文之時
胡寅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爲禮經指樂記
爲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
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
章如愚曰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爲樂官
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實公者惟周
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爲
樂漢學之述古者止於此而已
王應麟曰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
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
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
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
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葉時曰世儒嘗恨六經亡樂書然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
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
詩也者其作樂之本與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
則無樂矣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濩至魯而
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觀乎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
聲八音以爲樂而必教以六詩瞽矇掌鼓鼗柷敔簫管則

必諷誦詩此則詩之所以爲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鐘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歙豳詩豳頌此歙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爲節諸侯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蘩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歌大呂歌應鐘歌南呂歌函鐘歌小呂歌夾鐘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爲樂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爲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爲恨豈知先王作樂之本哉

吳澂曰經出於漢而樂獨亡黃佐曰觀諸豫之象則雷出地奮即合樂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觀諸巽之言則琴瑟下管即雲和孤竹之屬可知矣觀諸商頌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詛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大司樂成均之法也孰謂五經具在而樂獨無傳耶鄭夾漈歌奏相命聲變成方雖謂之樂記之經可也

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絶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徵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

徐師曾曰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

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焉

沈懋孝曰昔者仲尼正樂其時六代完音具在樂官如摯如干如襄如曠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隆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爲之釐次雅頌之爾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古之詩學幾無好而存之者其後樂經失傳士大夫縱能談說其義然精知者事著絶少所謂聲氣之元通於神明根之性初者邈然何莫求之

宋載堉曰古樂絶傳率歸罪於秦火殆不然也古樂使人收斂俗樂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斂人自惡之是以聽古樂惟恐卧聽俗樂不知倦俗樂興則古樂亡與秦火不相干也

按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胄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爲經樂之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即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即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記

漢志二十三篇

闕

漢書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

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葛洪曰竇公庸夫年幾二百

孔頴達曰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又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竇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蓋十一篇今雖合此略有分焉餘十二篇奏樂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五樂穆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王昭禹曰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熊朋來曰樂記中有與易大傳文相出入其他論禮樂多有格言能記子夏子貢竇牟賈問答此必出於聖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　又曰樂記本十一篇今禮家仍分十一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贊章末即其篇名矣依正義序次分爲十一章一曰樂本凡音之起至王道備矣二曰樂論自樂者爲同至與民同也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禮樂云四曰樂施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至君子賤之也六曰樂象自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七曰樂情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至有制於天下也八曰魏文侯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九曰竇牟賈自竇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十曰樂化自君子曰禮樂

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此章五十八句重出祭義十一曰子貢問師乙自子貢見師乙至子貢問樂此章吾子自執焉以下多脫辭孔疏依史記改正

吳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爲一篇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實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

佚

按白虎通德論引樂元語文云受命而大樂樂又云東戶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戶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戶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戶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漢書食貨志引樂元語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

黃氏棠樂記論

一篇

存

邵氏囷樂記解

一卷

存

金氏履祥考定樂記

一卷

未見

柳貫曰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二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爲未盡於是一加釐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乎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

劉氏濂樂經元義

八卷

未見

呂氏柟大司樂考

十卷

未見

黃氏佐樂記解

十一卷

存

右載樂典

朱氏載堉樂經新說

三卷

存

載堉自述曰按漢時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然則樂經未嘗亡也樂官之屬凡二十分作三類其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此四官爲一類蓋大夫士之曉樂者而爲國子之師若伶倫后夔輩是也禮記所謂大司成疑即此官也樂師疑即樂正也大胥大學長也小胥小學長也大師小師瞽矇眡瞭此四官爲一類蓋皆無目之人及有目而不甚明者若師曠師曠師襄輩是也典同以下則又皆有目者凡官皆受命於天子自下而上以受命次序多寡爲尊卑周制一命謂之下士二命中士三命上士四命下大夫五命中大夫此大司樂爲中大夫自下而上第五等也每官有正有副其長若干員其佐必倍之若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則樂師下大夫四人乃其佐也樂師又有佐焉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也籥師籥章當在鞮鞻之上

疑錯簡云

李氏文察樂記補說

二卷

未見

黃氏積慶樂經管見

二卷

未見

畢氏九思樂經以俟錄

六冊

存

按畢氏論樂史學還序之雖經鏤板然卷帙未定非完書也

張氏鳳翔樂經集注

二卷

未見

鳳翔自序曰禮樂至周而大備周禮大司樂文則周公所手著也漢初魏prime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爲禮家言無專學也古學庸存於戴記至程子始尊信表章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始賴以存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觀大備於成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表而出之俾專於樂者考焉

陸元輔曰堂邑張鳳翔輯述周禮大司樂以下諸官而爲之注末以小戴禮樂記篇附焉鳳翔中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軍務加太子太保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終

弟子吳縣楊繩武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古經

漢志十二篇經十一卷注公羊穀梁二家

存

春秋一

卜子曰有國家者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女子汝同不知其名曰以春秋爲春秋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魏齊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

孔鮒曰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名焉

董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又曰春秋上明先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又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又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司馬遷曰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劉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又曰春秋紀國家存亡以察來世

閔因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揚雄曰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春秋演孔圖曰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又曰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

春秋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　又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

孝經援神契曰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又曰春秋策二尺四寸書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班固曰古者右史記事事爲春秋

王充曰春秋之經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　又曰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素相之事也

賈逵曰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服虔曰春秋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趙岐曰周衰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

阮籍孔子贊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

劉熙曰春秋者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爲名也

賀循曰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

郭象曰春秋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

葛洪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孫盛曰仲尼修春秋列三統爲後王法

姜岌曰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

盧欽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

賀道養曰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

顏延之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爲上任昉曰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隋書經籍志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
顏師古曰春秋孔子約史記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互舉之包十二月而爲名也
賈公彥曰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
徐彥曰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孔子未修之前已謂之春秋矣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非獨魯也
李楠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
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
劉彝曰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一斷以禮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爲春秋一斷以禮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揜
程伯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
劉安世曰讀春秋者以爲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
王觀國曰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爲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爲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止孔丘卒蓋小邾

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記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子卒之年故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也顏氏家訓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而經稱孔丘卒顏氏以此爲疑蓋非所疑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惟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威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

左氏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子作春秋不應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而後闕其文也左邱明與孔子同時又爲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物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邱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耳

葉夢得曰莊子記孔子欲藏書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爲春秋

鄭樵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黃叔敖曰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也

胡安國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周孚曰聖人之經其所以爲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爲易書之爲書詩之爲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編年之書也錯舉四時以爲之名聖人何加損焉且聖人之所以爲後世戒者在其所書之事而不在其名也

朱子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

項安世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弒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爲亂臣賊子也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曰然則孟子之言非與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閨閫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

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

葉適曰諸侯之爲日存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此晉人之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此楚人之言春秋也韓宣子所見孔子所修左氏所傳此魯之春秋也然則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當是戰國時妄立名字上世之史固皆名春秋矣

劉克莊曰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又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何以懼曰事未形而誅心誅意所以懼也夫子身爲匹夫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與亂賊何以異乎然則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夫子以敬王爲心故春秋所紀皆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內抑外書書此也諱諱此也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又曰孔子作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壞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役書軍賦壞而春秋以邱甲三軍書三時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備而春秋以來朝來聘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以歸田易田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圓邱之典不興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三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婚姻之禮失而春秋以夫人孫齊季姬歸鄫書貢獻之禮失而春秋

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書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皆權衡於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

王應麟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呂大圭曰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世之盛也天理明人心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孔子之作春秋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來世而已蓋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聖人因而明之則固有犁然當於人心者彼亂

臣賊子聞之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自世儒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彼徒見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爲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之柄夫子本惡天下

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瑶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擅天王賞罰之權乃夫子推而予之則是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爲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殷輅

周冕虞韶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繆妄之論夫四代禮樂孔子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於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妄相傳襲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馬端臨曰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

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眛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眛乎築鄆左氏以爲鄆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鄆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于同生是也其餘雖世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入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趙孟何曰春秋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褒貶賞罰爲天子之事者失之

袁枏曰以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其旨矣

黃澤曰孔子刪詩書正禮樂繫易是述惟春秋可以言作

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不同也　又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

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又曰史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

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　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說　又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

梁寅曰六經惟春秋以書事而寓王法往往多微旨非有所授受罕能灼知其意者

鄭公曉曰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也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氏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王守仁曰春秋其實皆魯史舊文也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煩也

陸深曰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闕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闕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

陸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爲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一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

郝敬曰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舊史不傳矣左氏撫拾遺文闕略未

備可據纔半耳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鑒說
春秋者幾同射覆矣
徐三重曰春秋者萬世理義是非之權衡詩書之法律也
先儒以爲須先識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爲斷爛
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
顧炎武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
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
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
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衰道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
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
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

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
之不存也
毛奇齡曰曩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其名
而不記其事蓋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煩
則書之於策謂之策書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邱明
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　又曰春秋始魯隱公並無義例
或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二
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公立是魯惠公立正當平王遷洛
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王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
舍惠公不始而反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無是
理也若曰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爲王室
亂邪則戎狄弒王當始孝公以爲本國亂邪則伯御弒君

當始懿公以爲列國亂邪則晉人連弒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隱公何也至於公羊以隱公讓位爲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爲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蓋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爾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則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摹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緯學不足信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反以爲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曰國春秋

佚

墨翟曰吾見百國春秋　又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舍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

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祁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壁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汝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襁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株子舉揖而豪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釋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血搖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而稟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

按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終

弟子秀水徐　亭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

左邱子 明 春秋傳

漢志三十卷

存

論語注左邱明魯太史

漢書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嚴彭祖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

劉歆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桓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傳多所遺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讀誦

班固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王充曰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

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紬左氏得實明矣

賈逵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

盧植曰邱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高祐曰左氏屬辭比事兩致竝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

張曜曰左氏之書備序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

杜預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王接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

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邱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

賀循曰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陸德明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又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孔丘卒邱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孔穎達曰漢武帝時河閒獻左氏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疋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又曰公羊之經獲麟即止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

劉知幾曰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又曰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邱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　又曰邱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檮杌等篇遂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難也　又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邱明用使善惡必彰眞僞盡露向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

安得而詳哉然自邱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寖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爲晉紀世稱實錄不復言非

啖助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幷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

劉貺曰左氏紀年序諸侯列會具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

趙匡曰論語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竝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

楊億曰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

劉敞曰左氏拘於赴告

崔子方曰左氏失之淺

黃晞曰左氏凡例得聖人之微

王晳曰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傳別為五家於是異同之患起矣鄒夾無文獨左氏善覽舊史兼該衆說得春秋之事亦甚備其書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太抵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

程子曰左傳不可全信信其所可信者爾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庶長皆秦官秦語

李之儀曰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邱明隨事而解之炳若星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邱明與有力焉

劉安世曰左氏傳於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晁說之曰左氏之說專而縱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又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

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或失之誣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邱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邱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淫誣不槩於聖非出於

方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邱明是夫子前人
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邱明也諸家之說頗異　又
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
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又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　又
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
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閒求
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林栗曰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
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
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　又曰左氏一
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

盡之用矣　又曰左氏傳綜理微密後之為史者鮮能及
之
陳傅良曰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
解駮經義非自為書
胡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世
之下具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
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葉適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絶少
齊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
以徧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左傳國語一人所為餘人為此
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耳　又
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

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餘年明若晝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　又曰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爲斷使無左氏則不知孔子之所終矣　又曰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特舉此以見孔子攻史之義明其他則用舊文也

羅璧曰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爲一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爲邱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觀孔子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爲左邱明而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廣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　又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禮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閒有不得其事之實觀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强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竟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

多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矣

家鉉翁曰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春秋魯史竝傳於世學者觀乎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魯史散佚不傳左氏采摭一時之事以為之傳將使後人因傳而求經也左氏者意其世為史官與聖人同時者邱明也其後為春秋作傳者邱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也經著其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之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呼使左氏不為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

陳則通曰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事與辭過公穀遠矣宰喧歸賵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奚以知春秋哉

盛如梓曰左氏晦菴以為楚人項平父以為魏人

程端學曰左氏傳及外傳或謂楚左史倚相作者近是詘左邱明者非也

黃澤曰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邱明作傳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閒有訛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閒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

而論之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閒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　又曰左邱明或謂姓左邱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愚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閱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當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歸魯以後知道不行始

志於此其作此經不過時歲閒爾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若是之速哉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示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雖未能盡得聖人之旨比之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故愚從杜元凱之說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　又曰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時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若此之篤

又曰穀梁多測度之辭當是不曾親見國史公羊齊人亦有國史而事亦譌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有傳授自傳授之師已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又曰說

春秋者多病左氏浮夸然豈無眞實苟能略浮夸而取眞實則其有益於經正自不少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且不知經　又曰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爲楚人此執一偏之說也周衰號令不及於諸侯事權多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今以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深求其故祇見其可笑也

何異孫曰左氏善於考事而義理則疎公穀於義理頗精而考事則略左氏理不勝文公穀文不勝理左氏之得公穀失之公穀之得左氏失之

邵寶曰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而魯史從之矣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已何以謂之傳傳以附經左氏蓋修飾之羅欽順曰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迹爲據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

何孟春曰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秋邱明以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之也所傳事皆有稽據先經後經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議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羅喻義曰左氏原自爲一書後人分割附經正如易之小象文言分隸諸卦宜還其舊

尤侗曰左氏之爲邱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爲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則邱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十八年丘明猶能著書者乎詩有大小毛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邱明實之亦固矣

按孔子作春秋若無左氏爲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淺矣匪獨詳其事也文之簡要尤不可及卽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視經文止益一周字耳而王爲周王春爲周春正爲周正較然著明後世黜周王魯之邪說以夏冠周之單辭改時改月之紛綸聚訟得左氏片言可以折之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終

弟子 崔 揚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公羊氏高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公羊子齊人

儒林傳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由是公羊大興

司馬遷曰漢興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其傳公羊氏也

春秋說題辭曰傳我書者公羊高也

班固曰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

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王充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

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

賈逵曰公羊多任於權變

戴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

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

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鄭康成曰公羊善於讖

□接曰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

經爲長

荀崧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

決明審多可采用

范甯曰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隋書經籍志後漢公羊與穀梁竝立晉時公穀但試讀文

而不能通其義至隋浸微今殆無師說

陸德明曰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爲例

孔穎達曰公羊穀梁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

楊士勛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興仲舒之義立

徐彥曰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不題曰卜氏傳者子夏口授

葉夢得曰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

胡安國曰例莫明於公羊或失之亂

朱子曰公穀是齊魯閒儒所著之書恐有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又曰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胡寧曰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

鄭清之曰稡官有紀公羊穀梁竝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卽姜字也

公羊高至壽乃共胡毋生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

啖助曰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　又曰二傳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說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劉敞曰公羊牽於讖緯

崔子方曰公羊失之險

劉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非孔子之意矣

晁說之曰公羊之失雜而拘

羅璧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
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姓假託
王應麟曰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
漱浣筍將踊爲詛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械如昉棓脰之類
是也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
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
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
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
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又曰漢以春秋決事如儁不
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
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
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
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
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則其謬甚
矣　又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
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
有功於聖經　又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儒
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
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黃震曰公羊釋經未嘗舍經而爲之文雖不及左氏之核
而明白則過之
呂大圭曰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
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

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公羊則以爲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棊者矣此其爲害豈不甚於叙事失實之罪哉

家鉉翁曰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門人高第蓋得之難疑答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暮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爲派出子夏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爲傳前史泝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泗具有本末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法而公穀所傳也當漢盛時經生學士立乎人之本朝決大謀議往往據依公穀其有功於世教甚大其閒固有擇焉而不精謂祭仲逐君爲行權衛輒拒父爲尊祖妾以子貴得僭夫人之類則其流傳之誤也

黃澤曰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閒卻有老師宿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　又曰舉大義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何異孫曰公穀各守所學春秋所有者皆求解盡所無者

則未嘗言之是二儒淳樸處

顧炎武曰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而又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何後師之多與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梁氏 赤 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穀梁子魯人

儒林傳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甘露元年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

糜信曰秦孝公時人

晉元帝曰穀梁膚淺

荀崧曰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

范甯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阮孝緒曰名俶或作淑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

楊士勛曰宣帝善穀梁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

陸淳曰斷義皆不如穀梁之精

孫覺曰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

劉敞曰穀梁窘於日月

崔子方曰穀梁失之迂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其精深遠大者眞得子夏之所傳與　又曰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

胡安國曰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鑿

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爲多

王應麟曰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又曰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黃震曰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公羊然舉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

黃澤曰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鄒氏忠胤曰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孝經序注作十二卷

佚

漢書王吉兼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

班固曰鄒氏無師

阮孝緒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絕

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竝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楊士勛曰五家之傳鄒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

夾氏 失名 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佚

班固曰夾氏未有書

按夾氏傳漢志注云有錄無書而宋史藝文志載有春秋夾氏三十卷不知為何人擬作其書今亦無存

鐸氏 椒 春秋微

漢志三篇

佚

司馬遷曰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劉向曰鐸椒作抄撮八卷

顏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虞氏 卿 春秋微傳

漢志二篇

佚

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爲上卿故號虞卿既以魏齊之故
去趙困於梁不得已乃著書
劉向曰虞卿作抄撮九卷
荀氏況帝王歷紀譜宋志作公子姓譜
宋志二卷通考三卷

未見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
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采帝王歷紀而條次之
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
晁公武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荀卿未
秋公子血脈圖頗多疎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
豈世別有一荀卿邪

李燾曰其載帝王歷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
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歷紀譜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
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
削最無義例前後牴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
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
也其血脈閒有强附横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
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雜引左氏傳中
語事既殘闕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
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正如棼絲結髮未易
一二爬梳也

王應麟曰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
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

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爲魯詩經典序錄

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爲毛詩

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

佚

漢書梁太傅賈誼修春秋左氏傳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

貫氏誼 春秋左氏傳訓故

張氏失名 春秋微

漢志十篇

佚

亡名氏左氏微

漢志二篇

佚

公羊外傳

漢志五十篇

佚

穀梁外傳

漢志二十篇

佚

公羊章句

漢志三十八篇

佚

穀梁章句

漢志三十三篇

佚

公羊雜記

漢志八十三篇

佚

按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說度卽公羊雜記也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終

弟子通州顧培元覆校

春秋四

胡毋氏生春秋條例

佚

漢書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何休曰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又曰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鄭康成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
徐彥曰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董子仲舒春秋繁露
七錄十七卷
存
班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
王充曰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
四庫雜記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其書八十二篇義或宏博然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書目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歐陽修跋曰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眞也予在館中按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閒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閒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南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

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

樓郁序曰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程大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閒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舛意淺薄閒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劒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乡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當鳧祀宗廟仲舒曰鵠非鳧鳧非鵠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晁公武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

但多訛舛

陳振孫曰按隋唐及國史志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

言今書之非本眞也牛亨問崔豹晁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鵝

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樓鑰後序曰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先傳而讀之舛訛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異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二年令編修胡君仲方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庫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之古語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所集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

帝時令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也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不由其道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喆仲方得此尤以為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兼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黃震曰繁露分十二世為三等哀定昭三世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五世君子之所傳聞也

程端學曰繁露或謂非董子之書王鏊曰繁露說春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決事 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漢志十六篇七錄五卷隋唐志崇文總目十卷

佚

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

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應劭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

按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

馬端臨曰按此卽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爲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爲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爲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眞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爲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爲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爲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

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決疑論

隋志一卷

佚

嚴氏彭祖春秋左氏圖

七錄十卷

佚

春秋公羊傳

隋志十二卷唐志五卷

佚

漢書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

佚

春秋公羊今春秋盟會地圖

七錄一卷

佚

府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荆州刺史文東平太傅
鄭玄曰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嚴彭
祖顏安樂
按嚴氏顏氏竝以公羊春秋顓門教授顏有泠任
筦寘之學而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見於傳者山陽
丁恭子然北海周澤穉都汝陽鍾興次文北海甄
宇長文陳留樓望次子豫章陳曾秀升南陽樊儵
長魚蜀郡張霸伯饒張楷公超潁川李修九江夏
勤又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皆同嚴氏大議殿
中者大抵爲嚴氏之學者也
顏氏安樂公羊記
漢志十一篇

失
漢書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安樂授
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
家有泠任之學
鄭玄曰安樂弟子有泠豐劉向王彦
徐彦曰何休序謂說者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按演孔圖云
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
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
日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
是反傳違戾也　又曰顏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
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

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

馮君失名嚴氏春秋章句

佚

洪适曰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蓋史之闕文也

按馮君章句見於漢碑灼然可據乃班固儒林傳未之載杜佑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或問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云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所云馮君章句係說公羊春秋者當即嚴訢所治之書始知儒林傳所載尚有遺漏也

宴氏都春秋

佚

漢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宴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宴之學

賈公彥曰宴氏作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

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釋文序錄作章句

七錄十五卷

佚

漢書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
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與公羊大
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
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
翁君本事千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
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姓授楚申
章昌曼君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由是穀梁
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王應麟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胡常尹更始也

陳氏欽春秋

佚

後漢書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
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嚴難將軍也
後漢書注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

閔氏因春秋叙

佚

按閔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
百二十國寶書其叙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
考異郵說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叙或出
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姑附於此

石渠春秋議奏

漢志三十九篇

佚

漢書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

中平公穀同異時公羊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慶穀梁
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終

弟子長洲姚田修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春秋五

北海王劉睦春秋旨義終始論

佚

後漢書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
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濶而
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
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然性
好讀書常為愛玩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

陳氏元 春秋訓詁

佚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帝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

陸德明曰司空南閻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

鍾氏興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孔氏奇春秋左氏 氏删一名左傳義詁

佚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弟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删

連叢子序曰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褒成君之後也兄君魚王莽末避地大河之西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論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阼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内侯以清儉聞海内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禄不願從政遂删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學者之蔽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於世乃按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荅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游

息幸詳錄之焉

孔氏嘉左氏說

佚

後漢書孔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

陸德明曰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風人

鄭氏興春秋條例章句訓詁

佚

後漢書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與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東觀漢記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鄭氏衆春秋難記條例

七錄九卷

佚

春秋刪

本傳十九篇

佚

後漢書衆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徐彥曰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

牒例章句

唐志九卷

佚

賈氏徽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佚

後漢書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陸德明曰徽字元伯後漢潁陰令

賈氏逵左氏傳解詁

隋志三十卷

佚

後漢書逵弱冠能誦五經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尹更始劉姐彥　王向周慶丁）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摘出左氏三十事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春秋左氏長經

隋志二十卷

佚

徐彥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

春秋釋訓

隋志一卷

佚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

隋志十二卷

佚

樊氏儵刪定嚴氏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儵字長魚南陽湖陽人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二年封燕侯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頼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公

張氏霸減定嚴氏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永元中為會稽太守霸以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為二十萬餘言更名張氏學

楊氏終春秋外傳

十二篇

佚

後漢書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李氏育難左氏義

佚

後漢書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析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舉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遷尚書令侍中

馬氏融三傳異同說

佚

後漢書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戴氏宏解疑論

佚

徐彥曰何氏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以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與公羊爲一創援引他經失其句讀又與公羊爲一創也

何氏休春秋公羊解詁

隋志十一卷　唐志十三卷

存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辭病去陳蕃辟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再

遷諫議大夫

休自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計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張華曰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或云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

王嘉曰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為學海

蘇軾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

晁說之曰何休特貢於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設何其紛紛邪既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耶

陳振孫曰其書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

家鉉翁曰何休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

呂大圭曰春秋三傳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名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倡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之枝葉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啓之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紀災異而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礙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

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黃澤曰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說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然三傳皆用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當廢矣

春秋公羊墨守

隋志十四卷唐志一卷高麗史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爲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竟何書云今殘缺第七卷七

陳振孫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爲第七卷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

春秋左氏膏肓

隋志十卷崇文總目九卷中興書目第七卷闕

佚

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穀梁廢疾

隋志三卷

佚

後漢書鄭玄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

隋志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春秋漢議

隋志十二卷

佚

春秋公羊文謚例

隋志一卷

佚

徐彥曰何氏作文謚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是三科九旨也按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宋氏此說賢者擇之可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

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灾異是也七缺者悤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爲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蔡世子般弑其君固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

春秋公羊傳條例

七錄一卷

佚

春秋議

隋志十卷

佚

服氏虔春秋左氏傳解義

隋志三十一卷唐志三十卷釋文

佚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

隋志十卷唐志五卷

佚

按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引春秋釋痾文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

春秋漢議駁

七錄二卷 唐志十一卷

佚

春秋成長說

隋志九卷唐志七卷

佚

春秋塞難

隋志三卷

未見

春秋音隱

唐志一卷

佚

漢南紀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後漢書服虔入太學受業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議漢事十六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世說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過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又曰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閒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隋書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而後學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寖微今殆無師說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其河外諸生俱服膺杜氏大抵河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要其會歸殊方同致矣

應氏劭春秋斷獄

佚

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　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駁義二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

劉氏陶春秋條例

佚

後漢書靈帝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延氏篤左氏傳注

佚

陸德明曰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

鄭氏玄春秋左氏分野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十二公名

七錄一卷

佚

駮何氏漢議

隋志二卷

佚

駮何氏漢議敘

隋志一卷

佚

王晳曰鄭康成不爲章句特繇何氏興辭曲爲二傳解紛不顧聖人大旨

荀氏爽春秋公羊問答

七錄五卷 唐志同

佚

唐書荀爽問 魏安平太守徐欽答

春秋條例

佚

後漢書爽著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

潁氏容春秋釋例

隋志十卷 唐志七卷

佚

後漢書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孔潁達曰光武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

遇爲之注　又曰賴子嚴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
然注述春秋名爲一家
按初學記引賴氏釋例文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
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
王氏玢春秋左氏達義新唐志作達長義
七錄一卷
佚
隋書王玢漢司徒掾
彭氏汪左氏奇說
佚
陸德明曰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
孔氏融春秋雜議難

七錄五卷
佚
許氏淑左氏傳注解
佚
陸德明曰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
謝氏該左氏解釋
佚
後漢書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門徒數
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
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少府
孔融薦之拜議郎
段氏肅春秋穀梁傳注

隋志十四卷 唐志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不知何人

隋書疑漢人

李氏謨左氏指歸

佚

華陽國志李譔字仲欽涪人爲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左氏注解依則賈馬異于鄭乡

陸德明曰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終

弟子錢塘丁晟覆校